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二

宋　王十朋　撰

論

禹論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而無有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

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迹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啓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為公䍐其視賢於子一也賢可傳

而傳不以傳賢為跡而害天下之公諰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有慊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為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為喜亢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回與鯉一也高堅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而遠其子哉使回如鯉鯉如回則詩禮

之訓在彼而高堅之妙在此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為大聖人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遠其子禹非親之也民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為遜天下傳子之為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也哉若夫憂後世爭之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之心出於以天下為公而視賢與子為一無有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之事亦非有憂之

慮之之心而委曲為之計也愛其子而私有與之者人之情憂後世而為之計者君子之法不以親疎内外二其心者聖人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説然後知堯舜禹之不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武王論

事有出於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愚曰聖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

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鈌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與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

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耶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於夫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又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于周諸侯並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勲未集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後廣文

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稱十有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乎是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通而誣文王於不臣之地也近世大儒歐陽子作泰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竊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

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繆漢儒之誣文王何為復取受命之説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是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商泰誓

之作在周家尊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决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以不信而救獘也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

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牧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況歐陽信書馬遷信史理有足信者乎愚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信而二說不同者槩之以理而已

性論

學者之患在於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

於不知性而好為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孟子性善之説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為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而質之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於論語者有一言

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子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性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為上智下愚之說以别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瞽

繇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為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為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别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為天下常人設耳若夫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

之熱雖善噓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於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況以性為惡揚雄以性為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惟善之是歸況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

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況雄又以救弊焉者輒以
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輒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
惡懼之而不畏雄出況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
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
為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
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
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
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

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為之主才為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為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為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禘祫論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圜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

祫之說於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議講之屢矣聚於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事有出於久遠而傳於二說則奚從曰從其

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説如彼君子之説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説如彼聖人之説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欲一禘祫之説當折衷於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有禘無祫以大事為祫者公穀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

二而不言祫惟玄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為祫詩有禘無祫以祀為祫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之說以肆獻祼饋食為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論語言禘而不言祫并言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

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
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
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
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
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
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
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

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祼薦也祼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祫事遂以祫與禘俱謂之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祫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見公羊以大事為祫遂以祫為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綿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

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啟後世之紛紛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二祭一名者謂本無二禮也則一祭之說為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祫者因禘而合食焉禘總名祫一事則二名之說為未盡或曰如是則廢三年之祫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廢祫之名而一之於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

三與夫秋祫冬祫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祫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非聖人之書則漢儒之說禮緯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為而不可邪

君子能為可用論

知所以為已知所以為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君子之學求於為已而已初無心於求

用也學既足乎已用自藏於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當可用之時著其能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之於天而有所不顧卹焉茍以吾學可為已用可以為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用舍必欲求試其所用幸而用則喜不幸而不用則懟甚者至於自貶以求用是徒知為已為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烏可謂誠君子哉荀卿曰君子能為可用繼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已真確論歟

君子之道有三其未達也脩其所為用其既達也行其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不用脩其所為用則能盡已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盡天故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學所以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推其素藴可以有為於當世矣使不我用則已用則決不負所學焉以之効智於一官則其用優於一官以之

策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下則其用優於天下是由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如此至若在我雖可用奈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斂其可用之噐於一已而未嘗汲汲以求售於人韞櫝而藏待價而沽居易以俟姑盡其在天而已又豈遺佚而怨阨窮而憫栖栖焉為不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而已而人皆可學

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為聖人樂天之事也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可用者故夫子許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為不可則止之大臣若夫可以有用可以處不用唯顏子一人而已故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夫回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迹因其不用亦見其能處不用之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孔孟之能為可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不得用者乎又孰有如孔

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為東周孟子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其實可用者至於歷聘天下卒老于行也又未嘗不歸之於天故當陳蔡之阨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夫子子貢亦有不容盍少貶之言以勸夫子夫子以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身而不為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隔而不得見魯侯不歸怨於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天也若孔

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屈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使原果見用亦未必能有為於楚蓋其為器固已小矣荀卿亦逃讒於楚者也以宗王之學至於廢死蘭陵亦可謂不遇矣卿不作離騷怨懟之辭而有不恥不用之語嗚呼卿賢已哉

上舍試策三道

第一道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威烈而訖五季貫穿馳騁上下千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名資治通鑑親灑宸翰以製其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況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議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炳然可高揖堯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不然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乃自比於老彭

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顔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是亦孔子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之意也知吾夫子與神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尼之意歟神祖之意歟夫光武之為君雖未可比隆三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寔為最優以春秋之法責之固未逃議論之域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武之為人而特與高帝太宗陳

之以發明聖志之萬一若夫主上盛德大業自與堯舜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不及者嗚呼孰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為不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暴秦滅强項以三尺劍而造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關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論也而好戰之心老猶不衰至親伐匈奴而困於平城

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來遠當平城之圍足見百萬之衆不如虞階干戚之舞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斬樊噲之論兵也太宗取孤隋攘羣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唐室既造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足至親定四方而困於遼水之役太宗徒知古人有攘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内外之心當遼水之厄則知萬里親征不如漢文玉帛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

臣見武德之舞而不之顧也光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勇於大敵非不知戰明明廟謨糾糾雄斷非不足以務遠畧雲臺之將上應列宿非不足以立邉功舉全漢之衆又非不足以横行四方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然若一怯者口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盖事有屈於名而當於實者惟盛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功若可喜也盛德之主則謂彼民亦吾民何忍草芟獸獮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闢國也大師

奏凱將士受賞君臣固可相賀也盛德之主則思有褁糧千里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不傷不忍求戰功而生德色也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於實哉臣無用之人以為民孰若全吾生齒之當於實哉高祖太宗皆棄實德以慕虛名光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代干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閉玉關謝西域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撫劍

之臣皆不得逞志於當時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從事於詩書爼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賢於高祖太宗一等歟雖然光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偃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人意爾光武以吏事而責三公以謡言而易守宰此最其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邦非可以吏事責之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責傅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

而望之以師保萬民光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宜其治效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之非可以謠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産古之遺愛名在循吏中方其相鄭之初民興欲殺之謠使人君遽從而易之則僑之聲名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之宰中都曽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君必以謠言取人則造為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光武失於此是

宜東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且光武之失又不止如是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責而光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謡言易而光武之失又在於親擇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光武乃以此處侯君房輩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嚴子陵問其癡而致語於使者以譏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及居廟堂亦無所建明其名固亦滅於治容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可以輕處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子所宜親擇者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部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之術也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以謠言進退之使光武精意於一相亦何患天下無賢守宰也嗚呼至治之君不世出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數君而光武尤為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宜以忠恕之道處之而勿至於責人無已可也恭惟主上以仁聖之資撫中興之運誕敷文德仰合有虞歸馬放牛同符周武初非有慕於光武而襲其陳迹也比因庭策多

士特以光武發于清問草茅之士莫知聖志之所在愚獨妄意其處己處人之際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而明策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間或酌光武之儀以出處或矯光武之失以示訓其迹蓋有不同者愚竊謂景至而禋祀元正而會朝建延閣以崇文闢成均而論秀此皆取法三代非酌光武之儀而行之也寫六經于琬琰為學者式異端邪說禁止勿用以矯尊七經之讖復春秋立三傳以矯罷黜左氏穀梁之失愚謂此皆默契孔孟

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光武而為之也然用柔道以致平光武之所已為者而吾君固已優為之任一德以圖治吾君之所優為者而光武負不能之愧矣雖然愚復有說以獻夫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乃人主之盛德而人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為恭孟子謂不以仁義告王則斥以不敬之罪唐文宗嘗問羣臣可況以何主鄭覃以文宣對為李石所斥且以堯舜勉之夫文宗雖儒雅主然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石乃期之以堯舜使不

以文宣自安况吾君盛德實足以為堯舜耶愚願執事當侍清問之際日陳堯舜之道以廣吾君稽古之志彼光武駁淺姑取其二三策可也

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為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陟

傅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閎夭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曰某為忠臣某為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産楚相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獘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

而長往則韜光匿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絕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嫚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嶄絕之行自廉耻

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瞱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内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為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

民獨行傳者盖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盖不欲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盖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盖不欲使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國為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

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興
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
取於范式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
固本諸賢聖而不為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竊
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議者謂其得
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聲名也言言之烈史
臣之所以賛顔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興然
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

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非名教之所取愚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中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皆由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為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揚雄氏詎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

不列於是科之為美史臣去取端有吉哉雖然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哀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

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第三道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於玉藻在周官則謹其藏於玉府在詩則詳詠於國風在論語則略見於鄉黨其他雜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屢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為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

於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為非常之寶葢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職於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南戒襄公之篇因其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而大夫美之曰佩玉鏘鏘葢勉其修德以稱是玉也於大東刺亂之一篇而其辭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葢譏其居官職而非其才之所長徒有佩玉之美有女同車

之詩則曰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女曰雞鳴之詩則曰雜佩以報之以贈之以問之其刺惠公之詩則有觿韘之語是皆因佩而示美諷之意愚故曰詳詠于詩之國風者此也論語鄉黨一篇備記聖人出入起居飲食言語衣服之禮其言有及于玉者曰去喪無所不佩則知吾聖人之身未甞一日去玉以苟燕息之安此愚所謂略見於鄉黨者此也韓詩外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

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其畧見於鄭氏之釋其詳見於孔穎達之疏其遺制見於王粲之法此愚所謂雜出於諸家之說不可屢舉者也雖然佩玉謹於先王之時而廢於衰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論所由而起也請因明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宮羽徵角之分在焉左佩雙衡者其音宮雙璜者其音羽右佩雙珩者其音徵雙

璜者其音角此宫角徵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不用商者蓋玉所以比德而商於五方則為西五行則為金於五常則為義而以剛果肅殺為事是可以為威而不可以為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夫采齊者路門之樂節肆夏者登堂之樂節樂師以備王儀大馭以備五車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為君子鳴玉之節何耶蓋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

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啟後世之疑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觿小觿不幾於贅乎愚竊謂記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兼設於事親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

之内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瓊琚是也考之内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珩璜之制燧觿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設所以尚德也然在君子佩之則為宜在小人佩之則為辱昔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示已無德事也夫佩在夫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鳴玉而趨者得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譏恵公無成人之

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然則無德而佩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以修德設事佩則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謹弦韋之戒則玉與身俱榮矣

梅溪前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陳萬青

梅溪前集卷十三

宋　王十朋　撰

問策

問二十八宿在天為經星循環往來以成四時非若北辰居所一定而不移也然自古志天文者皆以角亢七星為東方之宿奎婁七星為西方之宿自井至軫宿七為南自斗至壁宿七為北抑嘗仰觀之四時晨昏迭為

出没行皆自古靡有定方而乃以蒼龍朱鳥咸池玄武分宫以四之何耶舉天星以定四時莫如堯典按堯典以定四方蓋有可疑者焉在時為春則方為東也朱鳥南方列宿爾乃紀之春在時為夏則方為南也大火東方中星爾乃紀之夏西為秋其宿白虎也乃正仲秋以北方之虚北為冬其宿玄武也乃正仲冬以北方之昴將考四時以定列宿之方堯之時與方乃爾不同何也吕氏月令載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可謂詳矣然以仲

春之月昏弧中而不舉七星至季春則曰昏七星中仲夏之月昏亢中而不及大火至季夏則曰昏火中記牽牛中於仲秋之昏而不及星虛記東壁中於仲冬之昏而不及星昴其與堯典又差錯不同矣左氏論祭祀之時則曰龍見而雩論土功之時則曰龍見而畢務龍見固有常時而雩與畢務之時初不同也左氏皆曰龍見抑又何耶諸君晝觀經傳夜觀星斗其於列星之躔次所見之晨昏固已洞然於胸中矣觀象定方何以驗其

為東西南北耶與夫堯典呂令左傳所載之異同必有成說以一之也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别天下為九州其詳見於禹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於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於梁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

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於沱潛矣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則曰逾于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耶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于江滙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滙矣又曰東為中江

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滙為彭蠡矣江豈復于北而漢豈復為中江耶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脈論山者取於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於唐人之三泠禹之於山川豈亦以脈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唐人三泠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而六藝之文粲然不幸火于秦踳駮于漢耳口異傳源流遂別言易者本田何田何之後有施孟梁丘之學並立博士又別有京費二家今之所

宗者王弼也不知弼之學出施孟梁丘歟京氏費氏歟推而上之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歟言詩者有齊魯韓毛四家毛在當時未立于學今之所宗者毛氏不知齊魯韓自何世而微歟毛氏自何世而興歟萇之學也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歟言書者本伏生又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有孔安國者得古文尚書今所宗者孔氏傳也歐陽夏侯在漢為最盛不知何所自而微歟孔安國之書未行而遇禍不知何代而興歟孔壁所藏

伏生口授亦有異同否歟禮之經有二曰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典也曰禮記者孔子弟子撰所聞而記之也二經之始出也果何時其始傳也果何人其名家也凡幾輩今為之章句者皆鄭氏也又豈無授受之自歟春秋之傳有五今所傳者左氏公穀也三家在漢迭為盛衰孰始盛而後衰歟孰始衰而終盛歟彼杜預何休范甯者為三家章句亦各有所受歟六經者日用之書也學者口不絶吟久矣專門之傳授歷代之廢興其有闕

而不知者耶夫經傳一也有興于前而廢于後衰于古而盛于今者果何致而然豈興而能久者傳之當廢而遂絕者傳之非耶抑各繫時之幸不幸耶與易之十翼詩之五際書之十例禮之三種春秋之五始攷之必有其名究之必有其義顧併陳之庶觀諸君之傳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為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衛皆衛詩也

而分為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繫之豳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無刺焉厲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侯耳曷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

為而列於周之末哉此頌之不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而究其義斯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凡幾國大小雅之正變者凡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聞詩久矣必有起予之辯

問昔吾夫子討論墳典叙書百篇上自唐堯下迄秦穆其於去取之際莫不有法焉固異乎左史倚相之流徒能誦其文而已聖人既沒經厄於秦口授壁傳紛然異

說學者開卷莫决所疑夫斷書自堯則堯典者固唐書也而謂之虞禹平水土而後作貢則禹貢之作在唐虞之際而謂之夏舉書之詳者莫如左氏如莊八年僖二十四年及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所引之書皆大禹臯陶謨之辭也而悉曰夏書釋傳之詳者莫如杜預預以書證左氏所稱者固未嘗亡也而多謂之逸書夫以唐為虞以虞為夏聖人序書不應如是之疎而左氏授經亦不至如是之誤也而杜預以存為逸預豈不知書者

耶至若武成一篇記武王偃武修文之事也夫子旣有取焉而孟子乃不信之揚雄謂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四代之書固不同也而韓愈乃謂周誥商盤詰屈聱牙雄異商周書而愈同之抑又何耶諸君皆深於書者也願辯夫子之所以序左丘明之所以稱杜預之所以注孟子之不信揚韓之異同者以告

問昔天以洪範九疇畀禹至箕子爲武王陳之孔子序之於周書王者治天下之法莫大於是焉然其書有可

疑言有可疑箕子為武王陳之者又可疑不可以不辯也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先儒謂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夫天且無言安得有書畫一以告人如是之詳悉耶有謂初一曰之類二十七字禹所加也有謂欽用農用之字洛書本有也又有謂龜文止二十字餘皆禹增益次第之也其說紛然不同亦何所考據耶或謂河圖洛書本無有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說為如何箕子之言曰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自古以來得九疇於天者止一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使人皆得之而鯀不獨得也可以言帝怒矣鯀與衆人均不得之何以知其為怒而不畀那鯀九載之績弗成殛之於羽山者舜也未聞天震怒之者箕子之為言無乃失之誕乎或謂帝者堯也堯有洪範九疇久矣怒鯀而不之畀其說又如何至於九疇莫不有用也而五行之用為最大乃反不言用八政莫不有官以掌之獨三卿舉官餘皆指事五紀獨不言時五福獨不

言貴其理又何在耶箕子商臣也其不臣周宜矣而乃為武王陳洪範洪範大法也不宜言而言其可以為臣子法歟聖人序之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二事若不相預而序輙及之豈聖人之意罪箕子之不當言耶洪範之書學者所宜盡心也其可疑有如此者願與諸君辯之

問昔吾夫子以謹嚴之法而作春秋寓賞罰之權於一字當時口授弟子而其書未顯也後世傳經者三家各

有所聞著之簡策非特旨意不同而經文亦異人一而已曰尹氏卒者公穀也左氏以為君氏是果男子乎果婦人乎國一而已曰杞侯來朝者左氏也公穀則以為紀侯是果姒姓乎果姜姓乎渝平輸平字止半差而其義則反子伯子帛音雖小異而其說則殊曰蔦艾曰鄗者一地也名若何而可稽曰繆曰穆者一君也謚若何而可考此曰衛寶彼曰衛俘則人物異矣此曰伐戎彼曰伐我則華戎異矣以會為及則内外之志異矣以送

為逆則往來之使異矣北杏曹南之會或侯齊宋或人齊宋則尊卑之辭不同矣甯母葵丘之盟或有鄭衛或無鄭衛則增損之數不同矣至若義同而文異則有帥率克尅之類焉豈亦有異義乎名一而音訛則有括結嘉喜之類焉豈亦有異名乎經出於聖人之手而有二三之不同唐趙氏嘗考其差繆凡二百六十處夫聖人以一字為褒貶而三傳經文相戾如此一字之異一義之異也一義之害一經之害也將左氏是信乎而公

穀釋經亦辯矣將公穀是信乎而左氏紀事亦詳矣如之何則可今三傳並行于學非若漢唐之尚偏專一而廢二也探討之際並有至當之論以折衷之勿云三傳可東之高閣遂畧而不論

問班孟堅作漢書嘗序六藝為九種然出吾夫子之親筆者惟春秋與孝經學者沉潛六藝之外其於二經尤不可不熟究聖人有作之旨也子亦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欲為東周之志固存乎二百四十二

年之筆削百行之美當備見於十八章之中矣今讀二經亦有見吾夫子之志與行否乎考諸行事亦盡合於經否乎二書之成也夫子嘗有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語矣是二子在孔門中商必有得於春秋參必有得於孝經也商與參言行著於當時淵源傳諸後學不知其得於經者亦有可見否乎果不負聖人所屬之意否乎孟子嘗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說者乃謂絕筆之後口授弟子至漢然後其書始出果如其言則當時列國

君臣固未之見也何以能懼亂臣賊子耶遷固之徒皆謂孔子為參作孝經說者又謂經不為參作蓋假參以為對揚之體爾二說亦莫知其孰是耶諸君兒時讀孝經已能志其語學習春秋固已探其與其於聖人之志行與夫弟子之所學及孟軻遷固諸儒所說之不同必能辯其所以然者

問秉史筆者衆矣司馬遷為之宗自班范而下雖人自為家其大槩則沿襲史記之舊夫既述前代之法以成

書不必變其名例可也今考諸史乃或不然非特班固有變於史遷後之作者亦互有損益異同矣曰紀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者司馬氏之書也班固因之獨易書為志而損其世家范曄之史猶固也而損其表陳壽之史猶曄也又損其志至晉書則有紀有志有傳而益其一曰則記南北獨紀傳而隋加志焉唐紀表志傳與班史同五代有紀傳有世家有附録有考夫記事之義一也而立例之名不同何耶子長每一卷之末稱太史

公以斷善惡孟堅易之以賛蔚宗又益之以論而賛以四言陳壽又易之以評晉書或稱制或稱史臣又賛以章句與范史同南北曰論隋稱史臣唐書仍班史之體曰賛五代賛如唐而没其名夫斷善惡之義一也而名所以斷者又各不同何耶遷書曰史記兩漢晉隋唐則曰書三國則曰志南北五代則曰史夫歷代皆史也其所以名書者又何不同耶創之於前者是則變之於後者非同之於後者非則異之於前者是抑創之變之同

之異之亦各有其義耶至於自史遷以迄五季歷數之則十有七畧舉之則有三又其可以不知耶諸君皆飽於史學者也姑以其淺者告我

問中庸一書蓋聖學淵源入德之大要也說者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觀其微辭奥旨非聖人之後命世大儒有不能者焉然其間立言措意亦有戾於吾夫子者證以論語繫辭不得盡合學者疑之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聖人以中庸為至德非大全君子不能當其

名是書載夫子之言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夫既已小人矣尚何中庸之有耶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參參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書乃有忠恕違道不遠之言則是以道與忠恕為二而忠恕實未可以為道也與論語又何不同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是書載夫子之言曰無憂者其文王乎文王拘羑里而繇易乃云無憂何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

至德矣是書載夫子之言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文王終身事紂武王周公不待終喪而伐之而云善繼志述事何也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證也是書乃曰吾學夏禮杞不足證吾學商禮有宋存焉又未知其孰是耶夫子傷周室之衰三光五嶽之氣分故春秋書王正月以大一統是書乃曰書同文車同軌孔子之時天下曷嘗同車書乎弟子記聖人之言行於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

之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聖人者是書亦稱子曰宜矣而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之語焉豈有身為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竊意秦火之後漢儒於四十九篇中綴拾所存不能無附益之偽不然何以詭異聖人如是也孟子學子思者也七篇之書稱子思多矣獨無一言及其師之書又不知是書果子思作否耶必有以辯其疑者

問唐史臣劉知幾著史通内篇稱古之作史者有六家

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又謂尚書家出於太古春秋家出於三代左傳國語出於丘明史記漢書出於遷固知幾最善著論而唐史稱之其所列六家必有考據然理有可疑者不得不與之辯書載堯舜三代之事春秋出於吾夫子之親筆學者尊之以為經不可誣矣知幾乃同遷固之書而史之可乎左傳國語雖曰二書然同出於一丘明之手實左氏内外篇也而乃别為二家可乎史記創始於馬遷而班固雖自

為一家其大法則祖述子長也今乃別為二家之流者是則范曄陳壽而下又烏得不以名家乎以理論之書春秋經也左氏國語傳也史記漢書史也至於史家者流特一馬遷為倡爾見其有一未見其有六也知幾著其始末條例甚詳合經傳而為史別一姓而二家散史漢而二流則必有說焉又謂尚書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唯左氏及漢書不知後世秉史筆者果法左傳漢書二家之遺乎抑亦兼出於六家者乎不然則知幾之

言必有所不通者顧因其說而詳辯之

問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祭有禮異而名殊者四焉曰天曰宗曰望曰禬是也岐而分之其數二十有三天宗各六望三而禬八古人行之固有一定之典後世異同之論起紛然而莫之正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六天之說所由起也有以為上帝與五行精氣之神者有以為一天與五人帝者有以為北辰耀魄寶與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

者異說凡三家將何從而合成周之祀乎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此六宗之說所由起也有曰時曰寒暑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者有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有曰天地四時者有曰乾坤六子者有曰六代帝王者有曰三昭三穆者異說凡十餘家將何從而合虞舜之禋乎三望書於春秋或以為泰山河海或以為泰山淮海或以為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則三望之不同亦三家也八禮見於郊特牲曰先嗇曰司嗇曰田畯曰

郵表畷曰猫虎曰防曰水庸曰昆蟲或以猫虎為二神而昆蟲不與焉則八䄍之不同亦二説也四者之禮先王之所常行四者之説諸儒不勝其異夫欲舉先王之禮而行之必先正名而定制苟牽惑於紛紜之論而不能斷決其是非雖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不失之誣則失之陋矣如之何其可哉國家郊祀盛典三歲一行宗望之祭兼修並舉又將因時和歲豐修伊耆氏故事勞吾農而休息之甚盛舉也諸君行將筮仕與禮樂之議

敢問前代諸儒立異議者誰歟孰當孰否漢之君舉是禮者誰歟孰得孰失必有至當之論以袪羣言之惑幸詳著于篇將獻于朝俟有司之擇焉

問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五帝三王五伯之所以分學者固已稔聞而熟論之矣漢晁錯於大對之際嘗品藻其君臣其言有曰五帝神聖其臣不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主不及臣抑嘗考其迹而驗錯之言未免可疑也五帝唐虞為盛典謨載其行事為最

詳觀堯舜禹皐陶稷契之徒相與都俞戒勅於廟堂之上初不見其主優臣劣之迹錯何以知其不及也三代之君臣可稱非一其間固有主聖臣賢者錯槩以俱賢目之亦豈通論耶五霸臣主若無甚相遠者以管仲之志小烈卑止可為桓公之佐耳其他又可知謂主不及臣抑又何耶錯以賢良文學裒然為舉首必有所據而言諸君出入經史商確古今亦必有見其臣主不相及與俱賢處如錯所言敢問風后力牧至元愷之徒不及

主者果何臣齊晉宋秦楚之霸不及臣者果何主夏商周之君臣所以俱賢者果何事也幸明以告我毋詆錯言為非而詈之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淵源然後可以知其人矣洙泗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為人以吾夫子卜之可以知其賢蘓秦張儀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為儀秦也雖然執此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

宜其以孝而施於有政也孰謂喪母不歸殺妻求將者反出參之門哉荀卿以中庸之學而為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孰謂燔詩書滅禮樂者反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為自化可也孰知後世刑名法理之術至於苛刻少恩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意其學斯者又必甚於斯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固嘗學焉治行乃為天下第一

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有甚於申韓洛陽才子本名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王者之佐亡以加前四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茲又何也謂不在師友淵源耶洙泗旨爲而多賢儀秦旨爲而皆詐謂必在師友淵源耶諸子之行事與其所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師尚友之日久矣於師友淵源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所以然者

問荀卿論王霸興亡之道其言有曰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且以法始佐賢民愿俗美四者齊謂之上一觀湯武之所以興與桀紂之所以亡信乎卿之言不妄也漢高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唐太宗兼創業守文之功德是三者亦可謂後世之盛王也考漢唐二史而驗所以興之自不知果出於上一乎抑亦雜出於上下偏之間乎三君者其孰優而孰劣乎秦隋之世天下統一然二國皆遽興而遽亡其興也豈出於上一其亡也又豈盡出

於下一耶謂不出於此則何興亡之遽謂必出乎此抑何上一下一之道始終變易之異也願併陳漢唐秦隋之迹以佐荀卿之説

問昔孟子對齊宣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董仲舒對江都易王亦謂仲尼之徒雖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果如二先生之言則霸者之事不復道諸聖賢之口也今質論語春秋容有不然語稱桓文之譎正又稱九合之功仁管仲而大其賜春秋善召陵之盟進城濮之戰

至宋襄楚莊秦穆雖不足與二伯之烈皆有以一槩見取者孰謂無道其事而羞稱之耶豈聖人於霸者猶有所取而門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夫子與人何恕而弟子責人何嚴耶不然則二先生之言失矣願與諸君辯之

問唐虞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百官之賢否故時躋極治庶績咸熈漢唐遵遺法而行之其治效亦有可觀者洪惟國朝列聖圖治既以進退遐舉之權付之冢相吏

部又以舉刺按察之職委諸郡守監司逮元祐初先正司馬光以清德雅望起慰蒼生進賢退姦中外悅服又嘗議立八條俾監司守臣察所部官吏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可按則按條目詳密誠一時之良法然當時事未施行而議已中寢邇者宰臣有請上嘉而行之議者咸謂唐虞之大和元祐之清明可復見於今日矣或謂法非不良也行之苟非其人不能無弊將有權勢請託親故干求而舉非

其實者挾情懐怨務快私忿而𠃔不以公者茍二弊之不去則八條將為文具有不可得而行先朝之良法美意又從而廢矣伊欲革其弊而久其法必有術焉願講論之將以聞于上

問自古用人之方多出乎薦舉然薦舉之患有二焉不可不知也有公於薦舉者可以得人矣或失於知人不明而所舉非賢有明於知人者可以得賢矣或蔽於竊位之私而見賢不舉諸葛亮之於蜀非不欲薦賢也而

失之馬謖蓋明有所不足臧文仲之於柳下惠非不知其賢也而不與立蓋心有所不公夫所賴乎大臣之薦舉者以其公與明而已二患不去而欲得人何憑恭惟主上當宁興歎懲前政之蔽賢乃命邇臣各舉所知起廢滯而應公車者踵相躡也邇者臣僚獻言慮所舉之或濫而賢否混淆以三人同薦為請議者猶懼其未盡薦舉之方而徒艱進賢之路伊欲知人必明如蕭何之識韓信而無孔明誤舉之失所舉必公如祁奚之舉善

而無文仲敵賢之私如何則可

問昔吾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雖以大聖作經猶不敢以其所傳聞而忽其所親見至於其所不知則缺如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後有孟子者出則不然其讀書也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讀詩也則不信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此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於詩書猶有所不信何耶後世諸儒因孟子之不盡信詩書而好

為異論往往於古之信書信史皆不能無疑於其間詩大序世傳為子夏作久矣而唐韓子不信之春秋傳為丘明釋經久矣而啖趙之徒不信之易繫辭為夫子作無疑矣而近代歐陽子不信之至於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疑荅蘓武書非李陵所作有如劉知幾有謂周禮非周公之書家語非孔氏之書文籍去古稍遠而見疑於後世者非一五經且不見信而況其他耶夫孟子之不信詩書也以血流漂杵與夫子遺之言誠

有不足信者而後世諸儒所疑經史其亦有所見如孟子否耶抑亦出於穿鑿而好為異論耶豈歴世浸久簡編漏落傳聞繆誤實有可疑者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槩論耶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觀書者也願與諸君辯之而斷以高明之見

梅溪前集卷十三

梅溪前集卷十四

宋 王十朋 撰

策問

問朝廷之患莫甚乎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植黨為人君者常惡朋黨而鋭意欲去之矣方其上塞下聾之時曾莫悟其為朋黨雖欲去之而不可得及一旦悟而盡去之可為朝廷賀矣而一黨去一黨生雖能去其前日

已然之黨終莫能絕其後來將成之黨夫如是則朋黨為朝廷患迄不可去欲望天下之治其可得乎漢唐朋黨之禍言之可以痛心固不必論也我國家累世以來亦不免茲患賴祖宗神聖能分別邪正雖間有牛李之交攻而不蹈漢唐之覆轍亦社稷之幸也當時聖主賢臣固嘗講論之矣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邪正各為一黨者范文正公仲淹告仁宗之言也謂君子無黨譬諸草木稠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者滕公甫告神宗

之言也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者歐陽文忠公之論也三人之論其不同如此未知其孰然而孰否耶豈時異黨異其言各有旨耶方今朝廷清明固無朋黨之患矣然士君子私憂過計猶或及之彼范滕歐陽三公之論朋黨世以為名言而一以為君子無黨一以小人無朋一以為君子小人各有願辨其不同者而折之於至公之論將以獻于朝

問信聖人之為聖人不若知聖人之為聖人學者皆謂

夫子大聖人也是特因前人之言而信之爾實不知夫子之所以聖也讀其書考其言觀其行事合於吾心者信之不合於吾心者疑之合於吾心而信之知聖人矣因其疑而求之遂得其為人是亦知聖人也苟徒信其為聖而不敢詰其疑謂之知聖人可乎謂之善學可乎夫子之始末莫詳於世家抑嘗讀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辯子嘗適周矣及其旋也老子以言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

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發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豈足為聖人乎此不免乎疑也子嘗用於魯矣欲墮三都以張公室墮費而費人畔墮成而成不受墮孰謂真儒之謀謨措慮乃若是之疎乎此不免乎疑也及季孫受女樂而怠於政子路勸夫子可以行矣夫子猶待乎膰肉之至魯不致膰夫子遂行受女樂而不朝罪之大者也膰肉不至過之小者也忍其大而不忍其小真儒之去就果如是乎此又不免

乎疑也衛靈公問陳夫子荅以爼豆及厓蒲人之難乃勸靈公伐蒲夫子豈致私憾於蒲而忘爼豆之言邪豈不害夫子之仁心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夫子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茍信其可疑之迹而施諸行事不免乎惑矣諸君皆學孔子者也豈徒信之云乎願質其疑而究其用心處

問唐人劉禹錫嘗序柳宗元之文其言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

國而病唐興復起果如禹錫言則文之高下實係乎時也及先翰林蘓軾記韓文公之廟其言則曰自漢以來道衰文敝歷唐貞觀開元之盛佐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復歸于正果如軾言則文之興衰又在乎人也甞因二子之論而驗其時與人必劉子之言是信耶則吐辭為經如孟荀二子實戰國人也戰國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曷為不能病二子乎必蘓子之言是信耶則戰國二儒賢過韓愈愈能

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戰國之病何也我國朝四葉文章最盛議者皆歸功於我仁祖文德之治與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遠出乎貞觀元和之上而進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時耶人耶二者若兼有之與劉蕡二子之説又皆不同何也願與諸君辯之

問儒者法周孔攻異端自謂能舉天下於仁義觀其言於未試之前人皆周孔也驗其事於已試之後反有媿

於異端者多矣請借漢以論之高帝之得天下與其所以治之者皆山東刀筆吏也當時儒者獨一叔孫博士然其罷葉鄙陋君子不取焉其不逮蕭曹遠矣孰謂儒者學周孔道反刀筆吏之不如耶文景致治比周成康二君未嘗用儒顧其所尚者黄老之術也逮孝武好儒公孫弘之徒用事課其治效不逮文景遠甚孰謂儒者之道反不若黄老之清淨耶宣帝中興侔德商宗周宣亦未嘗喜儒顧其所用多刑名法理之士也逮元帝用

儒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而帝韋於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執謂儒者之道反不若申韓刑名之學耶儒乎昔鄙刀筆吏而不齒絀黄老申韓而不談一旦設施反出其下寧不媿哉或謂漢所用者類皆俗儒使得真儒如周孔者用之當無敵於天下矣嗚呼語儒必曰周孔是無儒也自周孔而下豈無可用之人哉諸君皆業儒者也群居暇日自尊其教者良不淺敢問漢朝諸君不用儒者曷為而不失乎治好用儒者曷為而未免乎

亂是果儒者之罪耶抑用之不得其術耶將所用者非君子儒耶願詳辯之勿使學異端者得以藉口而病儒也

問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秩物也自非才德之全詎可膺是選耶昔舜舉十六相其相與致無爲之治者纔五人周家最號多士其可稱者九人而已信乎其才難也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宰相爲不少矣獨蕭曹爲開基之冠丙魏有聲於中興房杜稱於前姚宋稱於後他皆不

足以預是列也竊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備之君子及考二史乃或不然蕭何止於定畫一之法曹參止於守清淨之治魏相尚威嚴丙吉務寛大房玄齡善謀杜如晦能斷姚崇長於應變宋璟長於守文各以偏長而致相位卒能處才難之極選為天下之名臣使萬世想慕其風采常若不可及者何耶我宋二百年間大臣輩出殊勲盛烈皆遠跨漢唐數子而與虞周之臣相揖於千載之上一何盛也主上自中興以來斷然不致羣議之惑

專任一相以致治虛右揆以待賢者幾數年矣豈非遴
代天之選必求才德兼全之人而後用不容碌碌輩伴
食於其間耶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漢唐創業中興之
主亦各得其二主上聖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舜武之
下其得人之多反漢唐不及何耶漢唐八人非全才不
害其為致治主上必欲擇兼全之士而遴選如是抑又
何耶願與諸君論之將獻其說于上
問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論相之術尤古人之所難也

古人有以是得之者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古人有以是失之者將矯其弊而革之其得或在於是將取之於人望歟晉室之謝安李唐之房琯其為人望一也將取之於治績歟曹參之治齊黄霸之治郡其為治績一也將取之於相門歟伊尹之後有陟孔明之後有瞻其為相門一也將取之於薦舉歟房玄齡之於杜如晦崔祐甫之於楊炎其為薦舉一也此四途者皆人君取相之要術世之獻議者亦必援是以為言然古人

有以是而得之者有以是而失之者其事之相反如此庸可不求其故歟

問刺史者政教之首民之師帥也一州得才刺史則十萬户蒙其福得不才刺史則十萬户受其困國之興衰民之治亂實係焉此其為任也顧不重歟漢宣帝唐太宗古之善治者也皆重刺史之選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有治理效者輙以璽書勞勉

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而用之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平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若二君者可謂知致治之要矣故神雀五鳳之間吏稱民安而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職此之由也我國家致治之美遠邁漢唐二千石以循吏稱者殆不可以一二數主上中興以來尤重承宣之寄邇者臺章劾罷守臣之不才者無慮數輩州郡肅然將見共理之效凜凜乎宣帝太

宗之上矣諸君皆學以入政者也其履歷當自州縣始敢問宣帝時選公卿於刺史者有幾太宗時得才否狀而廢置之者有幾當時以循吏稱者凡幾輩其治效最優者果何人漢唐得人之盛與今日孰優劣願併陳之將獻其言于不諱之朝

問昔劉項之爭天下也項以氣力自任屢窘劉于掌握問卒之劉興而項滅者漢屈羣策而楚憖之也嘗觀劉氏之窘莫甚於鴻門之會與滎陽之圍非樊噲以巵酒

譙羽紀信以黃屋誑羽陳平以陰謀沮范增則當時天下不漢而楚矣然高帝諭得天下乃人傑蕭張韓三子而不及噲輩豈忘之耶丁公嘗窘帝矣帝以一言祈哀而丁公舍之及天下既定乃戮丁公以為不忠於所事議者以帝為公殊不知使項失天下者乃項伯爾項莊之劍不得逞亞父之計不得施由項伯翼蔽之也是豈忠於所事耶戮丁公而封項伯一定以示公矣窘已而舍之帝以為使項氏失天下者在彼脫已而生之則帝

之所以得天下者寧不在此耶鴻門滎陽之急楚漢得失之機會也帝折高起王陵之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且謂所以得天下者在三人傑三傑固有大功於漢然取此而舍彼似亦不知其二者帝之戮施於丁公宜矣而失之項伯得天下之論施於三傑當矣而遺彼三人然則帝之一封一戮或取或舍其必有深意乎願與諸君辯之

問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在三宗七制之中尤為傑然者

非中才之主可得而擬議也班固嘗贊文帝矣則曰專務以德化民崔寔嘗論宣帝矣則曰筭功計效優於孝文歐陽文忠公嘗贊太宗矣則曰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果如三子之言則文帝以德優而宣帝以功顯太宗功德兩全又在文宣之上矣今讀漢唐二史而求三君之事業文帝所以化民者果何德宣帝所以優孝文者果何功太宗功德兼隆過漢諸君者果何事三子之言果公於品藻歟其出於臆見之私歟抑亦一時之

議論務在推崇而未足以盡三君之優劣歟願聞折衷之說

問東漢之為國也其風俗與西京不同其過之者一而不逮者二西京之文章寖為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堅已不及揚馬輩況崔蔡而下氣象委靡邪其文章之不逮有如此者西京建功立名之士咸有可觀東都雖大臣如陳蕃竇武手握重權而不能去奄寺之禍況才疎意廣如孔文舉輩宜其迄無成功其功名之不逮又

有如此者然其所以遠過之者凛乎節義之風爾議者咸謂光武能崇尚名節而高帝好嫚駡儒生此節義所以有無於東西都也然東都之學校非不盛於西京其投戈息馬以激勸之者非不過於無用詩書之世有意於斯文乃反不逮之何耶光武身濟大業若無媿於高帝而一時依乘風雲者又非與高勲鴻烈以為之唱而後世建功立名之士又皆西京之不若何也夫所謂風俗者一而已矣上以是而率下以是而應蓋理之必然

者光武能作成其一而不能其二是未免有可疑者焉
豈三者身雖兼長其所以化民成俗者乃有能不能歟
豈上之所以化者雖出於一而下之所以應者自有不
同歟抑數者各繫乎人之能否而不在乎時之作成歟
願辯其所以過之與不逮之由以教
問萬物盈天地之間而其用最大者曰五行其名首見
於大禹謨其次見於洪範又其次見於月令至其次序
則互有不同大禹謨則先金而後木洪範則木三而金

四至於月令則以木為首火次之土次之金水又次之五行一也而其序不同如此其必有說乎夫禹箕子吕氏三人者意殊而言異容或有說至於洪範出於一箕子之言而五行五事之序乃相背戾五事屬五行其序亦當如之彼一水二火則此一聽二視可也彼三木四金則此三貌四言可也而乃先後不倫何耶五者流行乎天地無所不在非他物可擬而六之至於五穀之類亦出於土而已故洪範曰土爰稼穡而禹乃以穀配五

者抑又何耶箕子之洪範即禹之九疇也禹養民之政即天之所錫者是也禹曰六府而箕子五之其數已不齊矣則其他八類又烏知其必然耶禹箕子所陳之序雖不能無少差至於土也則皆列於第五盖合於易天五之數矣而月令乃置土於中央火金二物之間是豈合於天地生成之數禹箕子所陳之叙耶學者論五行皆本於三家之書而其次與數乖剌如此又庸可不究耶合三者之異而一之必有至當之說

問世之語治者必曰堯舜二帝之事業備見於典謨粲若日星千載之所同仰也然後世有斷簡出於枯冢異論起於弄筆生誣蔑德而惑信書庸可以不辯堯授舜舜授禹遜位傳賢最為帝王之美事而瑣語有舜放堯之說大戾於孔氏之書論者遂援因堯之地疑重華之不臣因蒼梧之巡疑文命之異志果如其言則將遜于位遜德弗嗣稽首固辭皆當時之飾偽乎帝王之聖莫大於知人堯舜俱以聰明稱者蓋在於此然左氏載季

文子之言謂堯有元愷不能舉有四凶不能去語稱舜
舉臯陶不仁者遠説者遂謂君子小人比肩同列於堯
世臯陶未舉之前而不仁者甚多果如其言則克明俊
德與夫明目達聰又皆虛語乎不特此也夫子甞稱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其序書則不見其無為之迹於
堯典則載其親九族和萬邦於其始命羲和授人時於
其中咨四岳治洪水於其終於舜典又載其齊七政類
上帝命九官五載一巡守於受命之後堯舜之時亦多

事矣垂衣而治果如是乎書經聖人之手而言迹猶不同況責後世之異論乎以堯舜之聖斷無可疑之實如汲書之誣唐人之疑者然不可無說以破之至如繫辭之稱與書矛盾必有深辭與古又不可以不究也

問自古天下治亂常分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而人君之患每在於君子小人之難辨昔周公大聖人也猶困於管蔡之流言不能以忠自明至狼跋於周非天動威以彰其德則成王幾負公矣魯大夫少正卯行僞而堅

言偽而辯魯國之人皆以為大賢獨吾夫子察見其肺肝之隱以七日司寇而行兩觀之誅夫君子小人之難辨正在乎心迹疑似之間使成王非天魯無孔子則周公少正卯之為人孰有能辨之者然世之大忠大奸如二人之疑似者類多有之不幸遇中材之主如成王不知人之明如魯國上天又不能諄諄然動威以告之而大聖人如吾夫子者且不世出則舉朝謂之奸者安知非忠舉朝謂之忠者安知非奸如之何其辨之邪至若

漢昭年纔十四能覺上官之詐而悟大將軍之忠此蓋千載一人而已後世莫知其何術而知之也唐德宗以强明自任反見欺於盧杞天下皆知其奸而帝獨不知夫姦臣之為人必有以盜名欺世動移人主之聽如杞不學無文容貌言語皆不足以動人而德宗獨信任之堅人莫能揺此又何也嗚呼人君孰不欲興治而除亂崇君子而黜小人然擯斥誅夷常及於君子而穹位濃禄每加於小人者豈不由知人不明無術以辨之耶夫

欲使人君不待天威之動而辨大忠於讒言交亂之時不待將聖之生而辨大奸於欺世盜名之日有孝昭獨見之明而無德宗偏任之蔽將有術以傳之耶將無術以傳之耶願講明其說以獻于朝

問洙泗大儒既没褒貶之筆失傳龍門太史公不生實録之筆遂絶嗟乎世衰道微非獨聖人不得而見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國朝四葉人文最盛歐陽宋二公以鉅儒修史號為得人唐五代二書法度森嚴議論至

到真可與馬遷爭衡使班范北面奴僕命陳壽以下也然讀二史者亦不能無疑於其間唐太宗固不世英主然慙德在父子兄弟間史贊不少加貶反捃摭其好大喜功與復立浮圖二事赦大罪而貶小惡豈春秋襃貶法良史直録筆耶陳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實盛典也史乃謂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薦圭璧於房闥苟謂武后不足以王道勸則孟子以仁義勸戰國之君又寧逃怪笑之域耶肅宗復兩京李泌之

謀居多論者謂功大於魯連范蠡史贊泌乃畧不假借方且異其為人謂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泌之甚也劉蕡廷對過漢晁董最布衣之所難言亦忠臣義士所當言者史乃譏其太踈直謂蕡不先以忠結上而後為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階可結上耶五代本紀區區求合於春秋之法又從而釋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擬經吾恐後世以僭竊之罪歸之矣嗚呼良史不難得也才學識如二公其議論去取之際必不苟顧求其用心

處

問昔虞舜之時有苗弗率禹奉帝命誓將士以征之而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禹能治滔天之洪水而不能服逆命之三苗濟濟之衆反不如兩階之舞信乎服外國之道在文而不在武也我國家靖康之初運厄百六蕩揺邊疆以陰干陽主上體達孝之資痛父兄之難固嘗親御鞍馬興漢文發憤之師遣將命帥效宣王六月之伐矣然卒未能得邊

庭之安靖以快天地神人之心邇者用事大臣知中外厭兵思欲休息力排羣議屈志講和遂收諸將之權罷沿邊之戍凡所以自治之道一切以文從事於是興太學以養多士行鄉飲以明人倫學士大夫又倡道德性命之說以風後進至前古治亂興亡之迹與夫當今要務兵機武畧則置而不談意者朝廷之上欲遠慕虞舜服有苗謂是可以靖烽烟之擾服强梁之習豈徒修文具事虛談而已耶然所未知者今賢關既興矣鄉飲且

行矣道德性命之說幾滿天下矣是果可使遠人慕義而來屈膝請命變鼓鞞為好音慕王化如飢渴否耶虞舜之事不可誣矣然後世說者又謂干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圍不識文德既可用於古胡為不可用於今願與諸君講明其事亦昳畒愛君憂國之心幸詳言之毋隱

問韓愈論大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夫道在天下亘萬世常自若也自堯未傳之前其道如何自軻失傳之後其道又如何韓愈何以知其自堯而始傳至軻而失傳也荀況揚雄皆學仁義皆尊孔子今其書具存非無補於名教又胡為不能繼軻而傳道也愈在唐號大儒其自待良不淺史氏亦稱過況雄又不知能繼軻而傳道否斯道也自軻之後以失傳而遂亡耶雖曰失傳而固自存耶諸君學以明道久矣願詳以教

問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灾而懼國無難而天有災是天心之愛人君以有灾而警其無難也國家用魏絳和戎之策法文王樂天之事五年于兹矣干戈既戢禮樂鼎興是宜和氣充塞于下三辰順行于上可也邇者有星孛于東方莫測彼蒼垂譴之意豈非欲扶持我宋而永其箕翼之壽示以變異而警告於未然之前者歟主上仰思天戒嚴恭寅畏雖周宣遇災而懼殆亡以加尚慮州縣之間吏治刻深而小大之獄或不能察聲

宄囹圄者有以干天象而致妖氣也前日眚災肆赦之文咸與滌除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然議者猶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恐懼修省之道不止乎一事聞昔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景公泣彗晏子亦以四事為言今日朝廷亦有如成湯自責晏子所言之事否耶諸君當攄畎畒愛君之忠裨聖主應天以實之意考古驗今歷陳其所以然無若公孫子曲學以阿世也

問三歲取士之法國朝行之舊矣名公鉅儒建勳立業

相與光二百年之宋者咸出自此塗不可謂不得人也崇寧用事之臣好奇而慕古謂選不自里成不自學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計工拙於寸晷之下不足以盡人於是作而新之命分舍而選月有書季有攷邑有升郡有貢謂能兼得文行之士而有合於賓興之制宜其致治之效邁漢唐而追成周可也卒乎日漸月漬養成靖康之禍伏節死義排難解紛者絶無一人識者咸謂舍法壞之然自宣和廢罷閱二星終矣今朝廷方欲廣育才

之路復命邑學養士議者謂將復行三舍攷舉之法聖
君賢相恩德至渥然未知何以革崇觀積習之弊俾無
媿於成周道藝之書無使後人議今日如議崇觀必有
至當之說

梅溪前集卷十四